

書薦狀

韓文起

卷二

韓文起卷之三

堦葉世宸殿紫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全校

男

沅芷之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

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先引詩序作下

文釋詩之引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

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

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

一釋詩謂長育之效其

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

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

二釋詩謂所以長育在子之以爵祿

其卒章曰。汎

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猶言載之也

汎浮者物

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

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

三釋詩謂所以長育在無遺才

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

總收上所

解三章之意言天下之所以喜樂者在此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

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又引孟子言不但天下人喜樂之亦所以自樂也

此聖人賢士之所極言

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總結上起下

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

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

有其權

幸今天下無

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

宜無大者焉

且有其時○已上言宰相當長育人材教育英才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

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

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有其學且甚正

其所著

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

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

出於其中

又其文

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

可望一畝之宮

其可懷遲遲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

濱之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

以不得其所而思自棄自覺可悲

雖不足當詩人孟

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

已上言已

受長育教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

之是亦不得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

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

也其亦行矣

已上言欲自棄又不

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

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之謂也

已上引洪範作案言從古有

自進之人非已上書始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

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卑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于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已上言上之求下。與下之求上等。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原本嘗不欲仕。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

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試不能盡其所長故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

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于天下而天下

從焉者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已上言非常之典可以聳動天下人材亦不特徧加招徠

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

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

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總收通篇作結○全其嘗所著文輒採學西漢奏疏筆法

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林西仲曰通篇大旨不過謂長育人材教育英才乃宰相之責若己之

有學有文不得其所正堪造就以盡古君子為相之道不必以自進為

嫌可舉則舉所以招致天下隱逸之士使知所歸耳三選於吏部而不得志擬即東歸猶靳其庶幾一遇故惟恐言之不盡不禁反覆引伸滔滔汨汨至此按公前此答崔立之云欲僭究風俗邊境之得失致之於吾相等語早已打點上書一看故是書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字樣無奈其畧不見採余以公之生平考之則是書乃在貞元十二年時陸宣公已罷相而同平章事者舊註所載趙憬賈耽盧邁是也史載賈耽為相十三年於安危大事無有發明前五十年為滑州時公曾上書已不見答盧邁在位僅治身循法無他過而已若趙憬與宣公定約共執退裴延齡後竟背之真小人之雄者宜其漠不關情如此公嘗謂柳子厚不自貴重余每讀是書又未嘗不為公之躁進惋惜也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

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

已上叙再上書之意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

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

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其勢誠急彼介

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

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

不辭也

其情誠可悲也

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

已上設喻上書之心與見書之

人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

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

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藝於火者有

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

所宜動心者也

已上言窮餓之苦理宜見救語語應上文

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

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

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

已上言宰相既聞知且今節度觀察使

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

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

已上言宰相尊於節度所舉不患其不行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

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

已上言布衣愈於盜與管庫舉之又不得其失當

情隘辭

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林西仲曰此單就前書中所云負才不遇處以蹈水火為喻寫得異樣

窮迫異樣懇切雖使石人聞之亦當下淚末復以居上位不宜推諉於

時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而布衣不至有負於舉三意為異樣聳動異

樣勸勉以堅其意筆致跌宕縹緲真千古無匹矣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

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

引周公見賢之事作案

當是時

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

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

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似不必有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

章如是似以周公之功而論亦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

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

周公之化者哉就來見之士而論又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

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公猶急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

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

心若處當急之時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不知如何其急矣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無多時也輔理承化天下之賢才豈

盡舉用姦邪讒佞敗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

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

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

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時亦未能及周公其所求進

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

盡無所補哉士未必不如求見周公之士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然而已也已上言後世宰相之待士雖不必如周公之急豈可竟置不問愈

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闢人辭焉惟其昏

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已上自叙三上書之故古之士三

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

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

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奚狄矣去父母之邦矣無可他往之地故士之行進者

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

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非欲行道之心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

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

言所以求通不已

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

之門下是懼

言所以不往別處求通

亦惟少垂察焉

再我加察

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林西仲曰此又因兩次上書不能遂其一盼單就宰相當急於求士上

立言又謂士不得志別無所往山林獨善非行道者之所能安欲其加

察而薦已也按會典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

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士戴破帽騎蹇驢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

投其所為文名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再如前所為者名曰溫券如是

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茲讀昌黎三書似未

能脫於弊俗余嘗謂以人事君者宰相之常職銜幣干進者士類之醜

行若狄梁公不以桃李自私王子明惜張師德兩及其門使得見此三

書反以為不足重矣况彼碌碌者顧往干瀆再三山斗之名以此安能

無減價哉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一本作與韋舍人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

天地海也出莊子坊本作天地設濱濱皆水際也

曰有怪物焉

蛟螭之屬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異于衆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

難也

絕大經濟可以設施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

之間隔也

雖無過合所差不多

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于水為獮獮之笑者蓋十八九

矣

獮小獮也亦水際之物十八九言十分中有八九分近之極也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

一投足之勞也

遇人提我亦甚易為力

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于沙泥

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以有才當得售是志自然不苟

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時眼又不能摸索而得之

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

仰首與俯首帖耳相反鳴號者不過使聞其聲而察之亦不為

搖尾乞憐之態也

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

波乎

又不敵輕量斯世必無人肯提拔

其哀之命也

命當得水變化

其不哀之命也

命當爛死沙泥

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行止非人所為亦出于命以命自信究不敢期其必得這三疊文法全自莊子脫化來

愈今者實有類于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

只點出自已一句

閣下其

亦憐察之

應上象字句

林西仲曰一篇譬喻到底末只點出自己一句人以為布局之奇而不知應科目時與人之書分明銜玉求售與鑽營囑託相去幾何不得不自占地步若不借喻恐涉誇詡况篇中所謂搖尾乞憐罵盡前此應舉之徒營求卑屈如狗之依人所謂熟視無覩罵盡前此主試諸公黑白混淆如盲之辨色矣豈不以輕薄取罪乎按公應科目四舉而後成進士卞和之璞被刖數獻其心甚苦且恐落筆必有許多干碍故出于此非以譬喻見奇也或作與韋舍人當是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之書蓋博學宏詞亦算科目其去取權在中書玩不及水在尋常尺寸間句便知前人亦有評之者矣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

仕進之途明知有險而故行

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

持

棄其所學

困不知變

困窮故而求試於吏部

以至辱於再三

屢見黜於主司

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

不足齒數

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振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

叙來書之意

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

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

深謝之

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

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

丈夫尚有大本領。不但應試而已。

不能默默聊

復自明。

言所以答書之故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

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

止為行道計

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

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

兼為得祿計。虛起下應試求仕。

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

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

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

未即得仕。

幸意求舉進士遲遲始成。亦不能得速仕。

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

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

文與試於禮部無異。乃謂

之博學宏詞。其故不可解。

然猶樂其名。

名色甚佳

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

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

優者之辭。顏慙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

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枉道求試博學宏詞。又不能得美仕。乃復自疑。以為所試

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試而得者亦無甚異。夫所謂博學

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博學宏詞。原算不得微誠。使

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皆學果博而詞果宏

者。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必不肯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即應試亦必見黜。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

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

之憂樂哉。即終身不仕。亦不以此日之得失為意。把應試進士與主司一齊罵殺。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現

前應試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應上利。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

樂於人耳。應上為人句。二者。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其他

另有一副本領。自可見知於天下。意見下文。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竣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冠誠足下相勉之意。厚

韓文起

也述來書之言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

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用足下無為為我戚戚

也猶言我的大本領尚未拿出來不待為我過慮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

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

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一障當其一

夫致身澤民大作用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

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是丈夫著書以二君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

凡幾用也二君目計已熟不待人而後知亦不必又所謂執者果誰哉再

勉之刑信如何也二君領在今日必無勅於我者亦必無士固信於知已

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應篇首發于愈再拜

林西仲曰公應博學宏辭之選三番見黜則當日主司之眼力與得選

者之伎倆何待再問崔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屢試亦不得志于吏部謂